

撫
言

冊二

卷一

七

七

唐撫言卷八

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儔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儔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紆其次六人張茲尉遲汾李紳張俊餘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韋紳俊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陸忠州榜時梁補闕肅王郎中傑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儔員外書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遺盧參預之第二第三榜陳議柳遜起居舍人于兢佐之錢紫微珣亦頗通矣

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雍員外爲榜雍甚然諾顥從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隕穫旦至會雍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顥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日勢既暮壽兒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懷疑因命搜壽兒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壽兒以

顥蠟彈丸進顥卽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無更易

主司撓悶

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翱之壻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翱自言能使鬼神翱謂其妖叱去旣而謂翱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翱愈怒命繫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絕頗爲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唯而已翱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翱心敬憚以孺人之危爲乞因請爲翱奏章其妻尋愈翱叩頭致謝復謂翱曰所寫章不謹某向甚懼謫罰翱對以自札固無錯誤其人微笑卽探懷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翱益神之後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翱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爲嫌因訪於道

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凡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壘耻卽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案手疏二緘遲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翱如所教尋遞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卽開小卷辭云非頭黃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休爲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翱鎮襄陽其人復至翱虔敬可知也謂翱曰鄙人載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翱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尙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爲將相

夢

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爲習業之所因手植一松於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輻惡之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

名使人驗之松圍果三尺矣

沈光始貢于有司嘗夢一海舩自夢後咸敗於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地不測無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迴颺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舶卽夢中所覩物

孫龍光偓崔澹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旣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喜即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

予次匡廬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三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旣三舉矣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僥忝矣

聽響卜

畢誠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韋甄及第年事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撓懷
俄聽於光德里南街忽覩一人叩一板門甚急良久軋然門開呼曰
十三官尊體萬福旣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狀頭

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爲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
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爲社稷求棟
梁諸學士皆一時英儁奈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
年七十餘獨趨進曰未諭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
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札一人則
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歎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
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
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親筆自札之

鄭損舍人光啓中隨駕在興元丞相陸公展爲狀元先是展與損同

止逆旅展于時出丞相文忠公之門切於了却身事時已六月懇叩公希奏置舉場公曰奈時深夏復使何人爲主司展曰鄭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請展致謝於損展乃躬詣損拜請其榜貼皆展自定

遭遇

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寶應二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俊造馳驚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年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爲急無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於閹吏吏曰蕭尙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面贄大蒙稱賞昕以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驟然既而上列繼至二子隱於屏後或曰二十四年載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猶慮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旣去二子辭昕面告之復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友放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碁爲交友碁有文而落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碁絕前人復約敏中爲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旣而碁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碁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碁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負陽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碁矣

誤放

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辭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趁試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真覩其色目卽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爲大怒而忌之因詰

責遣徙他舍誼亦無忤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過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爲淺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爾及誼謝恩方悟己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鄭侍郎薰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寒峻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憂中有喜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鵲綰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

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
後旬日登第矣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許棠宣州涇縣人早脩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爲小吏洎棠應二十餘
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爲歌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
灞漡間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
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

棠始及第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卽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爲縣
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
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
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時伉方跨長耳

縱遊於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

已落重收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陵轢氣焰子弟爲衆所怒非熊旣爲所排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長慶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尙書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爲之重收或曰李景讓以太夫人有疾報堂請暫省侍路逢楊虞卿懇稱班圖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鞫中得賦臺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

乃於故策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
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
賦次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賞歎不已於陵
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
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
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于是請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
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
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
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
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也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
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脚狀希羽歙州人也辭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

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中人皆以詩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順矣
時謂五老榜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
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侑丞相魯公
損之子侑及第翌日損登庸王侑過堂別見

歸黯親迎拜席日狀元及第榜下版巡脫白期月無疾而卒

別頭及第

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謂
之承優及第

楊巖等會昌四年王起奏玉人楊知至

刑部尚書
汝士之子

源重

故相牛僧
孺之甥

鄭

朴

河東節度使
崔元式女婿

楊巖

監察御史
發之弟

寶緘

故相易
直之子

恩旨令送所試雜文付

翰林重考覆續奉進止楊巖一人宜與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時楊知

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燕與冥鴻不合翩翹向碧空寒谷謾
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三
月春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及第後隱居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于九華長
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脩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不起制曰前進
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歸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
屏蹟邱園絕蹤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
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
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可右拾遺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蹟
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於世

皇甫穎早以清操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穎以垂堂之誠絕

意祿位隱于鹿門別墅尋以疾終

入道

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爲道士

蕭俛自左僕射表請度爲道士

蔣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亂相離遂屏跡邱園因應天令節表請入道從之

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慶旣莫知況寧否亦隱於舊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秘術也

論曰士之謀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達失二揆宏道要樞可謂勤於脩己者與苟昧於斯繫彼能否臨深履薄歧路紛如得之則恃己所長失之則尤人不盡干祿之子能不慎諸及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缺望不足倚之而圖富貴倚之則事怠怠則智性昏引之則感通通則尤怨弭故孔孟之言命蓋阨窮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與

聖哲同轍者則得喪語默復何薑芥乎復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與知而已矣包子之誤放李翱之奏章足以資笑談不足以彰事實有功成身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齒矣

唐撫言卷八